

遥祭青春

走过稚嫩之春

磨砺之夏

我们豪迈的人生

正走向成熟的金秋

曲世源 著



大连出版社

青春祭遥

曲世源 著

大连出版社

(辽)新登字 15 号

遥祭青春

曲世源 著

大连出版社(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印刷者:抚顺市第二印刷厂

字数:10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责任编辑:星鸣

责任校对:任雪燕

封面设计:谷子

版式设计:张利

定价:80.00 元

本册定价:10.00 元

目 录

曲氏家族.....	(1)
故乡山枣树.....	(3)
母亲河.....	(5)
杏姐.....	(9)
草屋小记	(12)
老宅旧事	(16)
回味荒年	(19)
笔	(23)
浴	(27)
体验兄长(上、下篇).....	(30)
一箱小人书	(42)
背肉	(45)
翡翠葡萄	(48)
田间走笔	(51)
遥祭青春	(54)
满乡话吃	(59)
罩鱼记	(62)
打牙祭	(65)
我的大学	(68)
接风	(72)
太子河的女人们	(75)

秧歌	(79)
扁担	(82)
火绒与写文章	(86)
山乡纪事	(88)
如秋中年	(90)
雪	(93)
京城三日	(95)
毛主席纪念堂遐想	(99)
赴鄂札记	(101)
与死神擦肩而过	(109)
难忘那片工棚	(113)
燕巢	(117)
月亮湾	(121)
半坡槐香	(124)
长城赋	(127)
武侯祠随想	(128)
观乐山大佛	(132)
峨眉山游记	(134)
领略华山	(138)
细雨霏霏登泰山	(141)
川地麻辣烫	(144)
西安面食	(146)
初识长兴岛	(148)
四季杂咏	(151)
后记	(154)

曲氏家族

据老人讲，从山东闯关东的老曲家有哥三个，坐船到大连就走散了，现散居在辽宁一带的曲姓皆是同一宗室后代。曲氏人原来姓鞠，只是过去与人打官司输了，才取了这个姓氏。屈曲同音，意思是受到委屈，不得不接受官判，但为了反对这个判决，举家改姓，以示抗议。故百家姓没有曲姓记载，曲氏家族也没有做过大官的。《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写他姐姐鞠县长，就是鞠曲一家的含蓄流露。曲波戎马一生，只是当了国家某部的副部长。京城里最大的官当属曲格平，他当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大气的国家环保局局长，这是曲氏家族中最荣耀的一个人了。混在百姓群里的晚辈曲圣卿，足球踢得挺好，时下国人皆盼男足走向世界，多启用象曲圣卿这样速度快，不但用脚而且用脑踢球的人，没准会冲出亚洲，闯进世界四强哩！

曲氏家族尽管没有大明星和当大官的，但曲家忠烈满门，面对外来侵略表现了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辽宁文学学院副院长徐光荣先生在收集辽宁文史时记载了曲家鲜为人知的忠烈史话。

甲午之战以满清割地赔款而告终。但曲氏家族同全国人民一道，在日本强盗面前，表现了英勇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金州海防同知王志修的《曲氏井题咏》就是一篇记录以死抗暴催人泪下的纪念曲氏家族长诗。诗前序云，“倭人人

城，‘曲氏一门死节’‘井之为塞’投井妇人老少三辈十数……”

诗文云：

曲氏井，清且深，波光湛湛寒潭心。一家十人死一井，千秋身殒名不沉！

金州曲氏世耕凿，家业雍雍闺范素。堂上曾无姑恶声，入门姊妹皆贤淑。家园有井供饪烹，日日提汲泉源清。有时人影照井底，皎然古镜涵虚明。

金城十月倭奴来，炮声历历鸣晴雷。守者登埤力督战，援兵不至城垣摧。非我族类心必异，人人闾閻无趋避。多少朱门易服逃，谁知仓猝成名义。曲氏门内皆伯姬，守身赴井甘如饴。节妇殉名女殉母，伤心各抱怀中儿！

我来金州理案牒，夜夜夜深闻鬼哭。晓起登城询土人，共指井边曲氏屋。坏土已葬荒井存，门闾未表哀贞魂。一时死义已足尊，争如节烈成一门！吁嗟乎！巾帼大义愧官府。欲荐寒泉应不吐。城南崔井唐题名，合于此井同千古。

一眼水井，就这样掩埋了一门贞烈。历史记载了曲氏家族气冲霄汉的民族气节，不屈魂灵。

作为这个家族的后来人，在读到《曲氏井题咏》的祭文时，眼睛不知不觉湿润了。我深为祖先不屈的灵魂所震撼，她们用行动向世界昭示了一个真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国破家亡时，以死抗暴，宁死也不做亡国奴。正是这一点啊，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先，爱着我的家园，爱着我的祖国。不屈的抗争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灵魂，这种精神已写进东方民族的浩瀚史诗，在我的躯体里，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血液中奔腾！

故乡山枣树

故乡贫脊的山坡上，尽情疯长着山枣树，当大雁鸣秋的时候，青青的苹果也被雁翅搦红了，漫山遍野的娇嫩渐被炽热的光照驱向清凉和成熟，辽南的土地这时显得丰满而富足。

秋风刮过的山坡，飘逸着瓜果熟透的馨香。新鲜的谷味飘荡在山岗。田野里不再有牛和犁的剪影。执鞭的农民已开始收获一年的梦想，额头的田垅已笑成九月菊，镰刀如月收割金秋的辉煌。

秋天，我们农家孩子放学后也挺忙。挎着小筐，到老虎岭去采山枣。山坡上的野枣树都不高，虬枝黄叶间缀满了黄色红色的小枣。那红彤彤、胖嘟嘟的枣子，肥硕累累地坠满枝头，象珍珠一样随风抖动。我躲过虬枝尖刺的阻挡，小心翼翼地摘了几颗山枣，放在手心，显得光洁锃亮；放在嘴里“嘎啞”一嚼，红的酸甜，黄的脆生，越嚼越有味，越品越提神。吃有的山枣，酸甜得眉眼都挤到了一起，让在旁边看着的人直流口水。这是家乡独有的特产，赛过世上任何佳果奇肴。就这样，我们三俩个人一伙，漫山遍野采集珍珠玛瑙似的山枣。

故乡的山枣成长象故乡的农民，不嫌山穷不怨土薄。在清瘦简朴，如黛青山的六月，在珍珠河飘着积云雨的六月，将无眠的梦灿烂成一朵朵相思的黄花，沐风浴雨，落英后举起一棵棵绿色的玛瑙，吸纳裸露的贫脊土地上的露水和雨水，在季节的深秋结满燃烧的果实。让孩子们闪亮的眸子，清泉一样顾盼

每棵枣树的风铃。熟透的山枣有的不等摘已经落地，有的还风姿卓约挂在枝头。我就象在月光下数星星一样忘情采撷黄澄澄、红彤彤的山枣。突然，我碰坏了一窝蜂子巢，群蜂围着我盘旋嗡嗡直叫，先蜇手背，后蜇脸面，再蜇头脑，痛得我大声喊叫，连蹦带跳，一面扑打，且战且逃。那群蜂子团结一致，穷追猛攻，撵得我一滴烟跑过珍珠河才算拉倒。

当太阳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坐在家门口的石墩上哭泣，脸和手及脑袋都肥硕了不少，两眼肿成一条缝，只能看见石桥上有牛车驶过，车轱辘的声音伴着老牛长哞，好象对我的嘲笑。胡存明大舅来了，他说我是遭遇马蜂，要不赶紧治弄不好小命难保。有人说用黄泥糊，也有人提出用女人的鲜奶汁浇，世贤家的嫂嫂真仗义，冲着我的阴阳头和肿脸就把鲜奶挤，流进嘴里好甜密；有人拿来一团黄泥，敷到手背凉到心底，解了毒火破涕为笑，逐个行礼谢救急。这就是40多年前采撷山枣刻骨铭心的一段事，它让我终生难忘，一提起来就心有余悸。

如今日子可好了，只要有了钱，莫要说吃山枣，什么家枣、圆枣、黑枣、红枣，想吃什么枣都有。枣能泡酒，枣能入药，枣能提神；枣能做饮料，枣能制酒，刚结婚的新媳妇还要吃枣和栗子，意思是早点生子，枣的功能可谓大矣。啊，故乡的山枣，你生前倾其所能造福人类；即便死后，也化作一团烈火，为农家殷实的日子燃烧。

母 亲 河

我的故乡在辽南，那里有条珍珠河。我出生在那里，珍珠河是我生命的河。母亲曾带着我在河边汲水，浣洗衣服，在河套边拾柴禾。在我的心目中，母亲就是村里那条滋润我童年生长的珍珠河。

沿着珍珠河畔，聚居着许多村落，依山傍水的那便是我家陋园。一孔古井，蔷薇缠绕门前弯曲石板瘦径，通幽婉约载我漫步果林。石墙石棚的陋室，院有紫丁香暗吐芬芳。朝起有满天云霞托日而出，傍晚可阅半峦青山含日而归。

儿时，曾看母亲养过蚕。瓦房店便有一家小丝厂，收了蚕茧可以卖到那里。养蚕先是从卖蚕苗人家弄来撒有蚕卵的小纸片，密密麻麻的如蝇卵一般，放在破棉絮铺垫的盒子里，先搁被窝里捂着，或挪到春阳底下晒着。十几天后等那细小的蚕蚁蠕动着孵出来时，正是杂树生花，飞鸟穿林，南山花放北山红，杨柳千条弄晓风的春天。这时，桑树开始抽芽吐翠。一场春雨过后，村落房前屋后、塘边林头的桑树象出浴的一群顽童，每个枝叶都挂着水珠。山岫里弥漫着热闹的蛙鸣，阳雀在果树林里发出婉转的啼声，泥土混着野艾和嫩叶的芬芳，伴着湿润的空气，使人感到青翠欲流的清爽。柳絮如鹅毛一般乱扑人眼，春光点缀的桑树透着油光。母亲早早约上邻家妇女采桑。出村头、过石桥、顺着田埂采桑去。采桑归来，挎筐的胳膊总是勒得红红的。衣服裤角打着露水，汗水湿透了衣服，来不

及歇息就将厚嫩的桑叶切成细丝儿，轻轻地撒给蚕娃儿，每天手指都被桑叶染绿了。过了蚕娃“两眠”期，才能喂完整的桑叶。这时，我常盼着妈妈给带来红紫的桑葚，红的酸、紫的甜，吃到桑葚赛过年。

春天，乡下没有什么好吃的，吃到桑葚就赶上过年一样。蚕娃们能吃整桑叶时，就长得飞快。白白胖胖的小生命在一片绿色的桑叶下沙沙地蠕动着，一会儿就从吃透的桑叶里露出个黑脑瓜，整天吃完睡，睡完吃，眼见着一天天变长变粗。看着一簸箕一簸箕的肥硕蚕儿一天天长大，待到抽丝时节，就用一把把草儿联到一起，任蚕儿抽丝变成茧，劳累了一春的母亲才算得到些许安慰。对于我们这些小孩，母亲就象养蚕宝宝一样，怕我们冷着、热着、饿着，护佑着我们。母亲用爱的心血和善良喂养我的童年。

母亲躺着的时候，我觉得她又象穿市而过的浑河，这是一条苦涩的河，是一条泪水浸渍的咸涩的河。

记得六二年赶上灾荒年，全国处在饥饿之中。家里也断了粮，母亲浮肿着脸躺在炕上。我拿起了挖野菜的铲到北龙凤去找翁叔，因为他是农业社看青的，我与他是邻居，他会让我到苞米地里挖野菜的。远远就见看青的窝棚高架在苞米地头，悄悄走近窝棚，见翁叔正卷着黄烟和茄叶参半的老旱烟，吞云吐雾好不孤单。他见我微展笑脸，问是否合伙偷苞米先打前站？我说家里没有粮来挖点野菜，给点情面挖点就走。于是我就苋菜、灰菜、麻绳菜、三角菜可地边子寻觅起来，一个多点的时间只摘了少半筐。这时翁叔从窝棚里走出来，领我走进苞米地，挑了大棒苞米掰下来装在我采菜的篮子里，然后示意我快些走出苞米地。我惊奇而又兴奋地一溜烟走出密密的青纱帐，

走出好远回头看翁叔还在窝棚旁边站着，破草帽任阳光剪裁着，伫立成一个会抽菜叶子烟的稻草人。

回到家里，我高兴地向母亲展示我的收获，当三棒苞米展现在母亲眼前时，一贯慈善的母亲却严厉起来，问我苞米是从哪里偷来的？我说是看青的翁大叔送给的，母亲却愈加不信，她说人家是看地的就怕丢苞米，怎么能掰苞米给你？立时，我浑身是嘴也讲不清楚。母亲就拿起扫帚朝我打来。我委屈极了，一蹶头就跑回了翁大叔的看青窝棚，哭述了挨打的经过。翁大叔笑了笑说：“看来是我的一番好心使你受过，没事！晚上我上你家解释一下就行了。”于是，我破涕为笑和翁大叔在窝棚边下起五道来，直到晚霞西坠，肚子饿得咕咕作响，人走在路上如同踏进棉絮，总算挨到家，翁大叔证明解释一番我才如释重负，狼吞虎咽地吃起三合面糊粥来。

灾荒年月，兄嫂都上班出力，奶奶岁数大，侄女岁数小，老老少少都要吃饱。在母亲的眼神里，每餐只要有一锅清水煮着的面糊野菜粥，她那布满愁云茫然的脸上才会有一丝安祥。为了让家里人都能吃上饭，她的碗里总是装些剩饭残汤，把好吃好咽的东西留给奶奶和孙女，而将苦涩悄悄地吞到肚子里。那时，哥哥有个朋友老宁因右派问题被强迫回乡。老宁被逐出宿舍，为了寻找继续留城的希望，他吃住在我们家里，本来定量的粮食越发接不上顿，家里老小怨言颇多。看着老宁为找工作急得可嘴大泡，母亲动情地对老宁说：“只要有二婶我们家一口吃的，就绝不能让你饿着肚子！”这样，老宁在我们家三个多月上访要求恢复工作也没找回来。最后，回到复县大杨屯。临走时，他跪在母亲面前泣不成声地说：“二婶一家的恩情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母亲的慈祥 and 善良，正直为人象阳光一

样照耀我成长。她用光的语言，光的眼神教我在艰难的岁月里，学会了体贴人，关心人，挺直脊梁去做人。

在母亲苦涩的河流里，我逐渐长大成人了。后来，我工作当上了基层干部。春节前夕，拉上大米白面，挨家走访困难职工，楼上楼下为困难职工扛大米白面，累得腰酸腿痛，眼冒金星。当我累了一天回家躺在床上时，母亲听说给困难职工送米面累成这样，则高兴地为我端饭送汤，夸我没忘了衣食爹娘。母亲的爱心就象故乡珍珠河那样日夜流淌，从家里老少的心上流过，从邻里朋友的心扉奔腾，一直流进我的血液，滋润我的终生。

杏 姐

杏姐是姨家的孩子，农家人好给女孩起个花呀、兰的，姨家姓金，后园长着好几棵杏树，她出生正值黄杏满枝，于是就给她起了名字叫金杏。

杏出生几个月后，姨就死了。姨是在月子里听街上男人喊“老毛子来了！”受到惊吓得病死的。那时苏联红军来大连帮助打日本，但第一批来的士兵见到中国妇女就要马达姆上钩，甚至强奸中国妇女，所以姨非常恐惧，竟年轻轻地没了性命。

杏没了娘，就由姨夫养着。孤零零的一个人怪没意思，就常跑到我们家和姐姐一块玩。那时乡下孩子没有什么零嘴可吃，河西园子一排驴屎蛋杏树就成了我们垂涎向往的地方。

春天，隔老远就看到河岸一排红杏花顺着淙淙小河灿烂地盛开着，不消几日花褪残红，杏叶掩映结满了青杏。我们姐弟几个就喊着杏姐到杏树底下打摘青杏。猫腰拾起小石头，登上石墙，用木棍和石头朝杏树不断地打去，杏树下、石墙上、河水里就落下一些杏子和杏叶。我们就争着捡起青杏，对着衣服或裤子擦几下，一口咬去一半，那苦涩和酸味就袭上眉眼，使人闭目摇头。那酸、那涩，在舌间徘徊，继而又慢慢地沁人心脾，让人久久难忘。

可惜我家的驴屎蛋杏子长得不大，皮薄不好吃。听杏姐说，她家的洋杏树结的杏个大皮厚连杏仁都能吃，上老姨家串门吃杏就成了我们最盼望的事了。

顺着河西园子往北走，要走上半天时间土路，才能到大杨屯老姨夫家。每年菜花打籽的时节，就是乡村串亲戚的日子。母亲就领着我们到老姨家。姨家的房子座落在大杨屯街东头，矮矮的院墙，房后有三棵杏树。有一棵杏树挺高大，浓荫遮院，有三两只鸡在树下慢慢地散步，有狗儿欢蹦乱跳人前人后，姨夫就拿起一只木凳子垫脚，用木杆打摘带叶的杏子，让表姐捧在竹篓里，任我们吃拿。我们也就饱吃起红里泛光甜美爽滑的杏子来，那带汁的柔软、丰盈，流撒酸甜的橙黄紫红杏子，带着浓香，还没好好咀嚼，就滑溜地窜进肚里，给人惬意的享受。这时，母亲就说：“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不要多吃了。”我们这才有了收敛，笑嘻嘻地把剩下的杏收到篓里。

杏姐后来嫁给了大杨屯的老费家，姐夫叫费洪亮，挺好听的名字，是个庄稼把式。表姐有三个孩子，一大家人。八十年代初，我回老家去大杨屯看望表姐一家，表姐脸上露着微笑，引来和我一般高的孩子向我行礼。里屋门打开了，露出了姨夫一张沧桑的脸，多年未见，已很陌生的那双忧郁的眼睛，使我仿佛看到他辛苦落寞的一生。姐夫还在地里起土豆，又白又大的土豆堆满了后院墙角。昔日的杏树早已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开。姐夫忙着唤儿打酒割肉，堂屋的柴灶便忽打忽打响着乡音般的风匣，铁锅就冒着热气，伴着缕缕袅袅的白烟上升。姨夫见我远道而来，苍老的脸上也闪现出喜悦的光泽。

柴草的香味，饭菜的香气在屋里弥漫着。吃中午饭的时候，只有姨夫、姐夫和我，一桌酒肉菜蛋齐全地摆着，杏姐她们却在堂屋的方桌上吃着土豆炖茄子，很明显，杏姐日子过得沉甸甸的并不富裕。

流年似水，一晃改革开放二十年过去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处辽南恰如东方之珠的大连周边农村，乘改革的东风，在黄土地上尽情抒发庄稼人的畅想。表姐的命运再也不是一枚酸杏般的苦涩。她们一家加工服装对外出口，多年富裕的梦想在杏姐孩子一代实现了，孩子们来往于广州、大连、服装生意越作越大，杏姐青杏般的人生困惑，在晚秋中终于寻到了人生亮丽的希望。

草屋小记

清晨从梦中醒来，屏心静气，才从迷乱的梦境中走出，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睡在已倒塌的北龙凤草房里。但昨日如梦，往日经历如云如雾又阴罩在我记忆的心空……

那是我从北大荒回到抚顺的冬天，哥和嫂子因我和母亲两个白吃饭回来，又引起“战火硝烟”，洗脸盆被女性的刁蛮踹得又响又扁，侄女被吓得躲在墙角哭泣，娘暗自流泪哭红了双眼。一个要撵娘，一个要养娘，不然就打八刀各找方便。月上中天，世界之大竟没有我们娘俩立足之地。娘用衣襟擦干了泪眼，领我走出令人心寒的家门。回我们那间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居住快要倒塌的草房避难。

草屋就坐落在北龙凤，坐电车下车在搭连。已是半夜十二点，我穿着单鞋片，扶娘走到新生桥电车站。惺松的灯光映着雪花飘飘，本来要去搭连的电车，却搭错电车去了刘山。等从刘山返回市里再乘去搭连的电车，折腾半夜天放亮时才回到了草屋土院。轻轻敲开邻居王大娘的房门，走进屋里就立刻感到暖意袭身，整个身子象冻秋梨一样，在王大娘家里慢慢缓着。大娘披衣给做了一锅大麦米饭，那顿饭真香，我饥不择食竟一口气吃了两大碗。

草屋真老，象一位饱经风霜的蹒跚老人伫立在街旁，半人高的土墙围成一座小院，土坯墙歪斜的草房，这就是我挡风避寒的家。自到抚顺之后，哥哥花了80元买下这草房。只住了